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三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13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越世家第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茅坤曰越王本末以卑約發憤於以

亡與而伯諸侯情事多悽惋無疆不

足道而范蠡事尋疑三易名侯時逐

利者妄也殆功成而身退大約子房

者流託赤松以自逃耳

按越國不與諸侯會盟故不能

譜世系

補方苞曰勾踐先

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畧實傳體也

范蠡謀吳霸越具

見勾踐語史其浮海以從事又不足

別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

附載於後非常法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正義曰吳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

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

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世歷殷至周敬王

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

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索隱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

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

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

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

F0028-(13)



詩經 卷之二十一 越世家

也。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

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預云：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杜。越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

蠡曰：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是楚宛三戶人，佯狂，僞僞，負俗，文

種之必來，謂謂見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持滿者與天。○索隱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

事者以地，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索隱曰：國語以作與，此以亦

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索隱曰：市利也。謂安管蓋屬國家，以身

引衣而部之。○索隱曰：無部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膝行頓首曰：

君王，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

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

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索隱曰：問音紀，問又問行猶微行。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索隱曰：國語云：越飾美女。嚭受乃見大夫種於

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

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索隱曰：言

觸戰或有能當吳兵者，故國語作觸戰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

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

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

繫夏臺，文王囚羗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此

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二 鳳文館藏

也。

按越絕書云：天

貴持盈持盈者

言不失陰陽日

月星辰之綱紀

地貴定傾定傾

者言地之長生

丘陵平均無不

得宜人貴節事

節事者言王者

以下公卿大夫

當調陰陽和順

天正事來應之

物來知之天下

莫不盡其忠信

從其政教謂之

節事

節事黃曰：論者每

不滿于會稽之事

曰：君子不忍辱以

立名烈士不隱惡

以濟難國君死社

稷正也。寧能束手

為八所役至二十

年之久，使勾踐

不幸而死，于十九

年之前，則種蠡為

無謀矣。意是不然

就使當時以五千

甲卒觸戰而死，祇

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此種蠡所以

甘事仇而不悔也

故遣介行成以圖

濟厚幣，衣辭以結

心，身臣妻奴以固

其交，時進月奉以

飽其欲，臥薪嘗膽

以勵其操，生聚教

訓以富其民，誘之

以圖其利，室以歸

其志，與之美女，又

重賞以盡其心，挑

之，圖武窮兵，爭強

圖霸以益其敵，問

之，殺忠臣，戮義士

以離其股肱，敗其

腹心，故子胥浮于

也。

按越絕書云：天

貴持盈持盈者

言不失陰陽日

月星辰之綱紀

地貴定傾定傾

者言地之長生

丘陵平均無不

得宜人貴節事

節事者言王者

以下公卿大夫

當調陰陽和順

天正事來應之

物來知之天下

莫不盡其忠信

從其政教謂之

節事

節事黃曰：論者每

不滿于會稽之事

曰：君子不忍辱以

立名烈士不隱惡

以濟難國君死社

稷正也。寧能束手

為八所役至二十



銳卒盡於齊楚骨  
肉戕于爭王而吾  
以江東子弟一卷  
而慶之姑蘇之山  
禹穴爭光江濤鼓  
氣天子致胙諸侯  
推霸何其盛也向  
使其死于會稽與  
草木同朽腐耳又  
安能揚眉一時吐  
氣東南而照曜千  
古者哉

按吳越春秋云  
越王念復吳仇  
非一旦也苦身  
勞心夜以接日  
目臥則攻之以  
蓼足寒則漬之  
以水冬常抱冰  
夏還握火愁心  
苦志懸膽於戶  
出入嘗之不絕  
於口  
按道應訓云老  
子曰柔之勝剛  
也弱之勝強也

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  
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  
貧弔死徐廣曰弔一作葬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  
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大夫也二國語作諸稽郢  
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  
天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國新流凶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  
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  
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  
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  
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  
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曰疥癩音介願王釋齊先

天下莫不知而  
莫之能行越王  
親之故伯中國  
陳寔曰按吳越春  
秋吳越罷歸勾  
踐與妻入朝于吳  
留之踰三年乃行  
賂始得釋歸歸而  
苦身修政求報于  
吳史記不言是前  
書晚出史遷不及  
見耳

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在齊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  
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代貨粟以上其事請代貨吳  
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  
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  
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  
疆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共  
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  
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  
笑曰我令而父霸索隱曰而汝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國  
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  
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

按吳越春秋云  
逢同日猛獸將  
擊必餌毛帖伏  
鷲鳥將搏必早  
飛戢翼聖人將  
動必順辭和衆  
聖人之謀不可  
見其象不可知  
其情臨事而伐  
故前無剽過之  
兵後无伏襲之  
患  
凝息淺切與癡  
同索隱音介也

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  
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



可疑  
 按說施云越飢  
 勾踐懼范蠡曰  
 夫飢越之禍也夫  
 而吳之禍也夫  
 吳國甚富而財  
 有餘其君好名  
 而不思後患若  
 我早辭重幣以  
 請羅於吳吳必  
 與我與我則吳  
 可取也越王從  
 之吳將與之子  
 胥諫曰夫吳越  
 接地隣境道易  
 人通仇讐敵戰  
 之國也非吳有  
 越越必有吳不  
 如因而攻之是  
 固先王闔廬之  
 所以伯也吳王  
 曰吾聞義兵不  
 取服仁人不以  
 餓飢而攻之遂  
 與羅三年吳亦  
 飢請羅于越越

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索隱曰在  
 哀十三年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氏傳太子名友  
 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  
 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也  
 君子  
 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  
 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  
 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  
 者國語云王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也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  
 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吳師  
 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  
 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  
 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  
 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  
 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  
 虞翻曰公孫  
 雄吳大夫  
 請成越王  
 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  
 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

王不與而攻之  
 遂滅吳  
 陳寔曰按勾踐發  
 習流二千索隱註  
 云流放之罪人使  
 之習戰仕為卒伍  
 者予謂習流乃士  
 之習水戰者徐天  
 祐吳越春秋註云  
 笠澤之勝越以三  
 軍潛涉意習流即  
 潛流之士也如索  
 隱言豈越一小國  
 而有如許流入哉  
 蘇軾曰范蠡留侯  
 雖非湯武之佐然  
 亦可謂剛毅果敢  
 卓然不惑而能有  
 所必為者也觀吳  
 王困于姑蘇之上  
 而求哀請命于勾  
 踐勾踐欲赦之彼  
 范蠡者獨以為不  
 可援梓進兵卒列  
 其頸項籍之解而  
 東高祖亦欲罷兵

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  
 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  
 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  
 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  
 執事  
 虞翻曰執事  
 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謂使者宜速  
 去不去得罪  
 於越義亦通  
 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  
 甬東君百家  
 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  
 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  
 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  
 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王曰聞  
 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耻生者越王則解綬以  
 慎其目遂伏劍而死慎音竟顧野王云大中覆也  
 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  
 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  
 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  
 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  
 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歸吳所侵宋地



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

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國國史既微略無世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最我也今王殺大天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嘆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顯之弟也音其良反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式涉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魏亦覆其軍殺其將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一 越世家 五 鳳文館藏



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由移文種之書亦由孫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

高義曰用其三是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也吳受越寶器是已貴其諛臣使

之易伐也貽吳太宰部是已堅甲利兵以乘其弊也繕

兵二十二年而伐吳是已

按吳越春秋云文種仰天嘆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又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

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

曰幸也越之不匹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索隱曰言越王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

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鄆州內鄉縣東七

以至無假之關者徐廣曰無假之關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鄆州內鄉縣東七

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至漢中邑巫縣中千餘里不備秦魯也

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至泗上也南陽鄆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

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一二五而不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離龐

徐廣曰長沙正義曰復扶富反言今越北欲鬪晉楚南復離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一作龐龐長沙出粟之地竟陵澤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楚若窺兵西通無假之關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國時永柳柳潭岳

楊慎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符而雄辯若此者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一 越世家 六



按江南浙江之南台溫等州是

已

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

按太史公屈范

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勾踐

按太史公屈范

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蓋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

按太史公屈范

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

按太史公屈范

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方矢于吳王於

按太史公屈范

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成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蓋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

按太史公屈范

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蓋曰方去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

按太史公屈范

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

按太史公屈范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按太史公屈范

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

按太史公屈范

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

按太史公屈范

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謀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

按太史公屈范

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

按太史公屈范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及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

按太史公屈范

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又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

按太史公屈范

耶

按太史公屈范

取於鴟夷子皮

按太史公屈范

耶

蘇軾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

為之滅吳以致其

功知其不可與同

安樂則奔之浮江

胡如去仇讐是以

君臣免乎惡名可

不謂賢哉

江道昆曰范蠡佐

勾踐平吳吳平而

蠡道張良佐高帝

滅楚楚滅而良行

辟之鳳麟之在郊

載豈不稱奇假令

可泰而擾之直與

雅免任耶

黃省曾曰范蠡逃

誅于泛海留侯拒

禍于訪松是亦泚

美寬指而虎口求

生也

按淮南子言簡

公專任宰相故

使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史

稱蠡自謂鴟夷

皮耕于海畔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

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

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

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

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

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

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

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

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

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

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亾長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皮為齊相然則蠡相齊之後又為田常謀事成乃去耳何孟春曰按昔東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出春秋戰國之止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殫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其救中子殺八事亦附其後此

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代非莊周也然驗其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王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二十年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窮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章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貨

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買物通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權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明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楚貴人警告朱公長男

楊慎曰此事甚奇文又奇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沛二節並觀

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按叙朱公遣長男與莊生成長男兩語皆暗伏後案

宋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

按揣摩莊生本意而即插以告婦之言又即以長男之意接下此叙事議論相問成文處

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



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  
陳文燭曰夫莊生非素善陶朱公者哉一旦以千金故羞為兒子所賣竟內朱公少子於死地語曰大德不恤小節莊生其罔聞此義乎史遷謂其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吾不信也

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正義曰咸弘之荆州記云荆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也蠡本宛三戶人與文種俱入越吳公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開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二一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定九州至于今

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

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

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構李之役閭閻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士致膽思管卒復離寇遂殄吳彊後不量力滅於無

許應元曰犬禹勞心焦思勾踐苦身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申故贊語如此

蘇子古史曰吳以蠻夷爭盟上國陵蔑齊晉結怨楚越再世而凶何者地遠而民勞勢不順也越王勾踐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遂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王無疆無閭閻之知而有夫差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莊王克陳宋鄭方能取之而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興靈王大城陳蔡不義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咎蓋東南之常勢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來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成敗之迹無不然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勝而民以罷弊訖於無成至殷浩庾亮蓋不足數也如謝安之賢猶勉疆北征失策而死亦眩於其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一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第坤曰鄭介晉楚之間處兩國甚難而太史公於此亦多情可覽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

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又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為

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公東徙新鄭之後其地也。舊鄭乃是故都故秦始改為縣也出地理志封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

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司徒○索隱曰韋昭據國語以為說耳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

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

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虞翻曰周太史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

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

鄆。徐廣曰虢在成臯鄆在密縣駟案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鄆姬姓○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叔之國東虢君也又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一里

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索隱曰鄭語云虢叔特執鄆仲特險皆有驕侈又加之以貪是也虢叔文王弟鄆姬姓之國也百姓

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

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



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  
 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  
 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云謝申伯之國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說蓋異此對曰其民貪而好  
 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  
 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  
 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  
 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索隱曰唐者古國堯之後其君曰叔虞何以前知然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天帝命而子曰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名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太叔故因以稱唐叔虞社預亦曰取唐君之名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  
 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  
 而號郟果獻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號郟那蔽補丹依味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郟蔽補丹依味歷華君之土也虞翻註皆依國語為竟國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  
 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正義曰上求勿反下戶骨反是為武公索隱曰譙周云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妄記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武公十  
 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為武公之字耳

傳鄭莊公寤生驚  
通三俗說見墮地  
未開目視者謂  
之寤生杜氏註則  
云寤寤而莊公已  
生故驚而惡之

何至春日于絕母  
非人理也鄭莊實  
母城類而為不及  
泉無相見之誓既  
而悔之理在人心  
有不可得亡者故  
於類叔賜食舍肉  
之東遂有感焉考  
叔於此直就倫理  
論之遠逆誓而歸

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左傳云鄭武公取於申也曰武姜生太子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太叔段 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  
 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煬陽京縣 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  
 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京人畔段段出走正義曰鄭音鳥古反今新鄭縣南鄆頭有村多萬家舊作鄆音偃杜預云鄆今鄆陵也 鄆潰段出  
 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正義三按今衛州共城縣是也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類  
 曰疑許州臨潁縣定也 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母相見也居  
 歲餘已悔思母類谷之考叔有獻於公賈逵曰類谷鄭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類水出洛州嵩高縣東南 公賜食考叔曰臣  
 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



順德其誰曰不然  
而必為泉隱以文  
其序吾無取焉耳

王盤曰此史遷文  
直事核處

按左傳云公入  
而賦犬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姜  
出而賦犬隧之

外其樂也淺淺  
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  
純孝也愛其母

施及莊公  
金履祥曰按周之

東遷晉鄭為侯而  
王奪鄭伯政又嘗

助曲沃伐翼此所  
以失諸侯也鄭伯

不朝固有罪今其  
來朝與其進可也

而桓王弗禮焉何  
哉

按公羊傳云祓  
鄭湯沐之邑也

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  
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索隱曰左傳隱三年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  
魏及王崩周人將昇魏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

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索隱曰杜預曰  
桓王即位周鄭

弗禮與魯易初許田索隱曰許田許之地魯朝宿之邑初者鄭所受助祭太山之  
湯沐邑鄭以天子不能巡守故以初易許田各從其近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索隱曰左傳稱祭仲足蓋祭是邑  
其人名仲字仲足故傳云祭封人

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

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

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

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  
子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

天子有事于太  
山諸侯皆從大  
山之下有湯沐  
之邑焉

按說苑云齊欲  
妻鄭太子忽太

子辭曰人各有  
偶齊大非吾偶

也後戎伐齊太  
子忽復率師救

齊齊又欲妻之  
太子固辭曰無

事于齊吾猶不  
敢今以君命救

齊之急受室以  
歸人其以我為

師婚乎終辭之  
曾即賈曰父者子

之天也夫婦之天  
也國君殺大夫而

專之非法也且命  
其塔以賊其舅君

非義命臣非義兵  
君不可諫夫可諫

也諫其夫以逃不  
義一舉而全二天

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亶也索隱曰此文則數太子忽  
及突子亶為三而杜預云

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

又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  
姑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  
為宋正

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

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

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塔雍糾

欲殺祭仲賈逵曰雍  
糾鄭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  
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

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

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宋衷曰今潁州陽翟縣○索隱曰  
按按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祭仲迎昭

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



此雍姬之道也諫而不從夫道絕矣則告於父而自經焉以明吾心其亦可也雍姬不明此義乃濇其謀而視其夫被戮以死誤矣

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索隱曰依左傳作檀伯事在桓十五年此文誤為單伯者蓋亦有所因也按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事與單伯會齊師伐宋相連故知誤耳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服虔曰首止近鄭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卒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云報高渠彌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

按漢書五行志云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殺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茅坤曰厲公之殺瑕非人情也與漢高之戮丁公又一間矣王維禎曰甫瑕殺王賣國何謂重德哉

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以鄭子名子儀此云嬰蓋別有所見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傅瑕此本多假借亦依字讀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索隱曰惠王莊王孫僖王子子頹莊王之妾王姚所生事在莊十九年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



按陵春秋作捷

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于文公躒立。索隱曰躒音在接反。系本云文公從鄭求忠云

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

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姑南燕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蘭香名也曰余為伯

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女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

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

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

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

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

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

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索隱曰左傳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泄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耒請

滑。索隱曰耒音服左氏王使伯耒游孫伯如鄭請滑杜預云二子周大夫知伯耒即伯服也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檟而

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索隱曰此言爵祿與左氏說異左傳云鄭伯享王以后之聲

按國語云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叔詹諫不聽曰君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梁黍不為黍不能蕃無稷不

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惟德之基又恐之恐一本及左傳作怨論文作恐

囚伯耒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澆。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傳作瑕遂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僕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杜預曰姞姓之女為



補方苞曰蓋怒已后穆子以罪死而羣被逐也蔣西谷曰五帝紀帝嘗執中而徐天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既盡也與日有食之既同義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鄭者曾左傳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半殘民以逞

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啗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二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徐廣曰繆公之二年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一子鄭卿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第二指謂子家曰它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

按謀先者先公為難也

按此視楚世家增數字尤佳

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子家來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妄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



茅坤曰晉救鄭而楚方解兵鄭遂助楚反擊晉非情也

按解揚能成君命故著其地與字以傳之

按齊悼惠王世家所載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遂漢天子命俾齊堅守與解揚之事相類

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率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二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

按鄭即許字見考古圖

茅坤曰古之君亡于外而國人輒立君以絕敵往往有之

謂楚軍曰為人臣無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費立徐廣曰無音許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索隱曰踰音公踰反悼公元年鄭公惡鄭於楚徐廣曰無音許許公靈公也悼公使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二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索隱曰繻音須鄭氏云一作繻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洧水在鄭州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韓詩外傳云鄭俗三月桃花水出時會於溱洧水上以自祓除按在古城城南與溱水合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一

鄭世家

七

鳳文館藏



補方苞曰請衛君  
還四字於以下文  
無著疑行  
按左氏傳魯襄  
公二十九年季  
札聘于鄭見子  
產如舊相識與  
之縞帶子產獻

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索隱曰惲音紆粉  
反左傳作髮原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  
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  
駟使賊夜殺僖公趙諸侯曰  
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  
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  
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二年相子駟欲  
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  
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  
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  
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  
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  
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  
井為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  
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  
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

紵衣焉

增真德秀曰子產  
能知實沈甚駭為  
參汾之神可謂博  
物矣然推晉侯之  
疾不歸之鬼而歸  
之飲食哀樂之問  
則可謂明理而非  
但博物者也晉侯  
徒以博物目之豈  
知子產者耶  
光緒曰此唐叔  
虞乃後為成王  
所滅者非下文  
邑姜所生

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  
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  
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  
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  
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  
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  
預曰商丘宋地服虔曰遷實沉  
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主祀  
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商賈逵曰  
唐人謂  
陶唐氏之胤劉累也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因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  
甲時有堯苗胄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豢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  
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益別封劉累之後于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  
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范氏所在周為唐杜氏地記云  
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為唐舊國然則叔虞之封  
地也  
帝謂已賈逵曰帝天  
也巳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  
唐君之名乃與之唐屬之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一

鄭世家

八

鳳文館藏



國太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夢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皞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允格

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脩昧之職宣汾洮賈逵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障大

澤服虔曰障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

服虔曰帝顓頊也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

神則水旱之菑祭之服虔曰祭為登擯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

雪霜風雨不時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

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

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

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二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

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

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

光緒曰按左氏此篇之末尚有君子有四時及內官不及同姓兩段太史公奈何畧之犬都史公喜傳而畧議論

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

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

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索隱曰王避弟子朝之亂出居狄泉在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

十二年定公卒子獻公立獻公十二年卒子聲公

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正義曰括地志云子產墓在新鄭縣西南三十五里屬元注水經云子產墓在涇水上累石為方墳墳東北向鄭城杜預云言不怠本也鄭人皆哭泣悲

之如匹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

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

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

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正義曰括地志鐵州在滑州衛南縣東南十五里十

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

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

黃震曰按鄭小國介于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兩親晉楚及子產為卿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益乎八國如此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為古之遺愛也

按孔叢子云鄭子產死鄭人丈犬捨玦珮婦人捨珠玉天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二

趙世家第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按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正義曰中音仲其後世蜚廉有

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

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

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

正義曰乘食證反並四曰乘兩與桃林正義曰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

曰桃林廣闊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盜驪驪騶騶手獻之繆王索隱曰言造父

此得驪騶騶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

四曰乘並兩曰四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

曰穆天子傳曰穆王與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譙周不信此事而

云余常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而

徐偃王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

君官人娠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鶻倉銜所弃卵以歸覆煖

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官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爲徐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君後鶻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鶻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

原君之事各見

按約從以攻秦

及廉頗藺相如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三

趙世家

鳳文館藏

劉知幾曰三晉之與田氏自末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屬世家使君臣相雜似于不可楊慎曰此叙氏族之自最爲詳核茅坤曰趙世家次趙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由與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驕其所北卻林胡樓煩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於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







乃其妻亦賢其子  
盾又若衰之賢經  
曰刑于寡妻又曰  
君子有穀貽孫子  
詎不信哉  
茅坤曰盾執國以  
晉多難而欲立弟  
雍非襄公之命不  
可及其自為迎之  
秦已而因太子毋  
所請後自為拒之  
秦太子夷臯雖得  
立焉知其不與盾  
相猜忌乎而異日  
喉癸之亂其所從  
來遠矣以臣之益  
專輔君之益驕而  
又驟諫焉悲夫  
茅坤曰靈公之懼  
盾未必不自易大  
子時起  
邵寶曰名之弑賊  
則人得而討之晉  
之亂雖有為與而  
其詞則然亦可畏  
也春秋成而亂賊

聲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不出境反  
不誅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宋隱曰成公之子名據而趙盾  
卒謚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二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  
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二年大夫  
屠岸賈欲誅趙氏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  
而哭甚悲已而笑捩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  
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  
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  
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  
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

懼者以此夫君子  
嘗斷斯獄矣臣弑  
君凡在官者殺无  
赦未聞追族其子  
孫者董狐之書一  
國之介誠也當其  
時失賊不誅至于  
再世乃致之族謂  
之何哉  
余有丁曰按左傳  
無屠岸賈事止以  
嬰齊通于莊姬故  
莊姬愆于成公而  
變卻徵之遂族滅  
按考要云同括  
死時已有趙武  
無遺腹之說又  
事出莊姬不關  
岸賈未知史遷  
何據  
王維楨曰兒置絳  
中無聲豈非天欲  
與趙宗哉  
茅坤曰此時孤兒  
在何處程嬰何計  
以出之也

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  
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  
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  
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  
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絳中祝曰趙宗  
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  
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  
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  
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  
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諺謂諸將軍曰嬰不肯不能  
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  
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  
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



按趙氏真孤乃反在一句截任喚醒有力按始則母置之綺中既則反匿之山中至是君亦匿之宮中太史公詳著之所以其岸晉之惡也

陳寔曰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程嬰杵臼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

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

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敘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

何孟春曰。嬰之自殺。為死者有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而俟我報乎。如其無知也。而我何報乎。蓋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耳。知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心不苟安。一日之生。如此。王維禎曰。嬰之死。過矣。孟子所謂可

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二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猶別。舒一。座。祭。二。士。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二郤。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隱曰。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十二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云。



以無死者也

按梓白初謂嬰

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

徐廣曰平公

晏嬰與晉叔向

曰胡不死嬰應

之曰吾徐死於

語嬰曰齊之政後率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

是梓白與嬰約

謂先死今趙武

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率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

既立嬰之難事

畢矣死報梓白

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成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

踐約也奚復為

過

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

王維楨曰晏嬰知

齊後事叔向知晉

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

後事乃不為國謀

而私相料乎

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

按晉世家所載

叔向對晏子之

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語與此文不同

二子語詳左氏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

傳昭公二年

楊慎曰事涉語怪

而之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

而文奇

錄也謂當時即記

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

錄也謂當時即記

秦讖於是出矣

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

錄也謂當時即記

秦讖於是出矣

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

康海曰夢固怪矣

而當道者證之尤

符矣而子卿相之

尤符也事若可駭

而文自奇

夢坤曰趙之列傳

本末一夢俱了了

異哉

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王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

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

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

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

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

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亡

人於范魁之西

也

而七世之孫

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

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王君從者以聞

簡子召之曰諶吾有所見子晰也

補方苞曰所處也

思夢中而言吾有

簡子召之曰諶吾有所見子晰也

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諶是

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五

鳳文館藏



處見子甚晰也  
光緒曰按呂紀  
云趙簡子有兩  
白驪而甚愛之  
陽城晉渠有疾  
醫曰得白驪之  
肝病則止不得  
則死謁者入通  
董安子御於側  
曰嘻晉渠也期  
吾君驟請即刑  
焉簡子曰夫殺  
久以活畜不亦  
不仁乎殺畜以  
活人不亦仁乎  
於是殺白驪取  
用與之居無何  
趙與兵而攻翟  
廣門之官左七  
百人右七百人  
皆先登而獲甲  
首余謂翟代之  
賜雖兆簡子之  
夢然實以殺驪  
得士簡子之仁  
有足多者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  
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命主君射熊  
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王君首  
之帝命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  
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正義曰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  
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  
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王君之  
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正義曰今時服也廢除裘裳也并二國於翟正義曰武靈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  
畧胡地至樓煩榆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  
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  
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  
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

光緒曰藏寶符  
事與禮弓相類  
擅弓云石駘仲  
卒无適子有庶  
子六人下所以  
為后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  
者皆沐浴佩玉  
祁子曰孰有執  
親之喪而沐浴  
佩玉者乎不沐  
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詭為  
有知夫人徒知  
沐浴佩玉為兆  
而不知不沐浴  
佩玉為兆也徒  
知藏寶常山為  
符而不知從常  
山取代之為符  
也  
按此與楚共王  
埋璧于室內意  
同  
亭坤曰此雄心至  
武靈王始遂

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嬖也奚道貴哉子  
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  
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  
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峻號飛狐口比則代郡也簡子  
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  
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  
我衛氏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  
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  
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  
時為上軍司馬○索隱曰系本籍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  
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本云晉大夫遊遊生相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庚生獻伯偃偃生穆伯吳吳生寅本姓荀自荀  
偃將中軍晉敗中軍曰中行因氏焉元與智氏同祖遊趙故智氏亦稱荀范氏晉大夫隰叔之



余有丁曰按范中行氏因邯鄲午而作亂其說見下此先言之誤

子士為之後為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也

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正義曰按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又中行與本姓荀自荀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

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

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水云遊遊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躒躒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二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

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索隱曰不佞韓簡子哆魏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

未二子奔朝歌索隱曰范荀寅也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中行伐乃奔晉陽以其罪輕故韓魏為請晉君而得入絳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

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

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

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

憂也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上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華操績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

此能防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索隱曰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

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正義曰括地志云戚城在相州澶水縣東二十里杜預云戚衛邑在頓丘縣西有戚城是也晉定

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

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索隱曰吉射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俸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

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勾踐滅吳晉

按說苑云孔子曰良藥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余有丁曰戚字世家皆作宿此獨作戚為是



按說苑云趙簡子以襄子為后董安子問之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襄子擊敗知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母郵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郵母郵羣臣請死之母郵曰君所以置母郵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母郵簡子不聽母郵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家在臨水界一家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母郵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正義曰年表及趙世家云左傳此以下至周吳王是三十年事又脫誤在此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正義曰左傳云吳公二十二年簡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圍吳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問王為吳公十三年簡子在黃池之役與吳王質言曰好惡同之故滅祭饌及問吳王也而趙世家及六國年表云此年晉定公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服皆而已按簡子死及使吳年月皆誤與左傳不同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夏屋山下今名賈母山在代州雁門縣東北三十五里夏屋山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正義曰音斗其形方有柄取對水器說文云鉤也及從者行斟陰命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徐廣曰各一作維及從官遂與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正義曰笄今稱也括地志云摩笄山一名磨笄山亦名為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云代郡

也 邵賢曰代國夫人為國拒賊不知有弟也弟而代姊之國弟道亡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翊之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之而程子獨論其拒戰為是

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趙襄子既殺代王使人迎其婦代王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殺而死使者亦自殺 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生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父名雍即昭公少子號戴子也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正義曰括地志云王澤在絳州正平縣南七里也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遣趙母郵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二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母郵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髮髯頰大膺大胃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隨界一作介奄有河宗正義曰穆天子傳云河宗之子

增補史言行言卷四十三 趙世家



先具大金斗代 孫郿栢絮按蓋在龍門河 至于休溷諸貉 正義曰音陌自河宗休 南伐晉別 而擊之盡殺其 正義曰趙南伐晉之 別邑謂韓魏之邑也 北滅黑姑 亦戎國 襄子再拜受三神之命 三國攻 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 城不浸者二版 正義曰何休 城中懸釜 而炊易子而食 羣臣皆有外心 禮益慢 唯高共 徐廣曰 一作赫 不敢失禮 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 索隱曰 戰國策作張孟談 韓魏 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 共分其地 於是襄子行賞 高共為上 張孟同曰 晉陽之難 唯共無功 襄子曰 方晉陽急 羣 臣皆懈 惟共不敢失人臣禮 是以先之 於是趙北有代 南并知 氏疆於韓魏 遂祠三神於百邑 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正義曰 括 神祠今名原過祠 其後娶空同氏 正義曰 括地志云 崆峒山在肅州 福祿縣東南六 今在霍山側也 生五子 襄子為伯魯之 不立也 不肯立子且 必欲傳位與伯魯 子代成君 成君先死 乃取代成君子浣 立為 太子 索隱曰 代成君名周伯魯之子 系本云代 襄子立三十三年卒 浣立 是

中年之郭北有蜂 蟻墮于河 沫攤之 以旋翅拍拍 蟻見 而憐之 游而負之 及陸謂蟻曰 吾與 子百年无相忘也 蟻振羽大咲曰 若 冬春之不知也 而 能百年无忘我乎 今晉國惟无人而 棄女以天盈盈而 恃之是重禍也 舊 禍持盈以萬尾于 入天實厭之 晉陽 朝亡女必夕死 死 予不寒猶及見之 其何有於子及孫 是夕智伯為韓魏 所殺 按韓非子云 趙 襄子賞有功者 五人 高赫為賞 首孔子聞之曰 善賞哉 襄子賞 一人而天下為 人臣者莫敢失

為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地理志曰 河南中牟縣 趙獻侯自耿徙此 瓚曰 中牟在春 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 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 趙 師伐趙東鄙圍中牟 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 按中牟當漂水之北 索隱曰 此趙中牟在河北 非鄭之中牟 正義曰 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 鄴 卽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 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襄子弟栢子逐獻侯 自立於代 索隱曰 系本云 襄子 一年卒 國人曰 栢子立非襄子意 乃 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 十年中山武公初立 徐廣曰 西周相公之子 相八者 孝王弟而定王 子 索隱曰 中山古鮮虞國 姬姓也 系本云 中山武公居顧 相公徙靈壽 為趙 武靈王所滅 不言誰氏子 孫徐廣云 西周相公之子 亦無所據 蓋未得其實 十二年城 平邑 地理志曰 代 郡有平邑縣 十五年獻侯卒 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 伐中山 使太子擊守之 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 追尊獻子 為獻侯 烈侯好音 謂相國公仲連曰 寡人有愛 可以貴之乎 公 仲曰 富之可貴 之則否 烈侯曰 然 夫鄭歌者槍石二人 索隱曰 槍 槍與石 二人名 吾賜之田人萬畝 公仲曰 諾 不與 居一月 烈侯從代來 問 歌者田 公仲曰 求未有可者 有頃 烈侯復問 公仲終不與 乃稱 疾不朝 番吾君自代來 徐廣曰 番音盤 常山有番吾縣 正義曰 括地志云 番 吾故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 番音古 今音異耳



禮王維楨曰趙襄子舍子不立立其姪之子以念兄不立之故仁義人也  
吳寬曰襄子賢于吳餘味多矣  
吳寬曰桓子有愧于吳季札多矣  
黃震曰按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歌者田然則中主寧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氣質功亦大矣顧恐戰國之言多誇爾  
增補曰公仲可謂賢相也猶不去止歌者之田必待牛畜荀欣徐越而後止進賢之功可少哉  
按公仲進三士而止歌者之田

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正義曰道音由古字與倣同言牛畜以仁義約以王道故止歌者田倣氣行貌也  
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正義曰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隱曰譙周云系別有所據  
武公十二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  
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衛正義曰兔臺剛平在河北  
五年齊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  
八年拔魏黃城

有古大臣之風而烈侯能用其言趙之興也固矣  
揚維祺曰烈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就其才第之越節財儉用晏嬰之徒歟欣舉賢能管夷吾之徒歟荀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趙之不強于天下也亦宜余有丁曰按此靈丘齊地非代郡之靈丘

社稷曰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隨所別也  
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正義曰趙州房子縣是  
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春秋時鮮虞國之中人邑也  
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一作成  
伐衛取鄉邑七十二衛敗我蘭正義曰地理志云屬西河郡也  
四年與秦戰高安正義曰在河東  
敗之五年伐齊于鄆正義曰濮州鄆城縣是也  
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  
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正義曰涿音濁濁澤非也括地志云濁水源自蒲州解縣東北平地爾時魏都安邑韓趙伐魏登河南至長杜也解縣濁水近於魏都當是也  
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太山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鄆郡入海括地志云所侵處在齊州南三十里也  
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正義曰括地志云史記周顯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於鞏為東周其子武公為秦所滅郭緣生述征記云鞏縣本周鞏伯邑  
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正義曰阿東阿也今濟州東阿縣也  
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正義曰蓋在石隰等州界也  
十二年秦



按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

正義之說已出上文皮牢註此重出宜刪

攻魏少梁正義曰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少梁國也趙救之十二年秦獻八使庶長

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座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正義曰括地志云澮

水縣在絳州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按皮牢當在澮之側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正義曰端氏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

澤州縣也

燕會阿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一名依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以徐充二水並過其西又徂經其北曲曰阿以齊有東阿故曰西阿城地理志云瀛州屬河間趙分也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索隱曰劉氏云榮椽蓋地名其中有高處可以為臺非也按榮椽是良材可為椽登飭有光榮所以魏獻之故趙因用之以為檀臺○正義曰鄭玄云榮屋翼也說文云椽椽也屋相之兩頭起者為榮也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

洛縣北二里

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

齊亦敗魏於桂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里故老云此即桂陵也二十四年魏歸

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八公子緜

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云肅侯名諱緜敗於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

按自此以上如曰晉大夫稍疆曰晉政卒歸趙韓魏之君曰晉政將歸六卿曰晉八室田此益

弱曰簡子懷晉人曰趙名晉卿

實專晉權曰趙疆於韓魏曰魏

韓趙皆相立為諸侯曰魏韓趙

共滅晉曰與韓魏分晉曰奪晉

君端氏此篇中兩世家參看方

唐順之曰蘇秦說趙肅侯為從首以擯秦何以不書

茅坤曰兵家以水灌城未聞決水灌軍也豈即韓信囊沙意乎

氏徙處屯留正義曰括地志云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本漢屯留縣城也二年與魏惠王遇於

陰晉正義曰地理志云華陰縣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華秦高帝更名華陰今屬華州二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

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正義曰益在河

北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

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正義曰徐廣云在常州魏惠王卒十六年

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漢大陵縣城出於鹿門正義曰并州孟

縣西有白鹿泓魏出自鹿山南海蓋鹿門在北山水之側也

大戊牛加馬曰悅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縣○正義曰黃城在魏州前按

之却為魏今築長城正義曰劉伯莊云蓋從雲中以北至代按趙長城從蔚州趙圍之矣北西至嵐州北盡趙界又疑此長城在潭水之北趙南界

十八年齊魏伐我決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

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二年韓舉與齊魏戰徐廣曰藺在秦山非也此時齊伐燕秦兵三晉皆來救之不得在秦山有

死於桑丘地理志云秦山有桑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或云在秦山非也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



子武靈王立。索隱曰：武靈王元年，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

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正義曰：在洛州臨洛縣也。武靈

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

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月，致其禮。三年，城部。四年，與

韓會于區鼠。正義曰：在河北。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

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合國人謂已曰：君

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正義曰：括

澤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也。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

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云爾。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

其十三年，秦拔我蘭虞，將軍趙莊。正義曰：本一作莊，音正，婢反。楚魏王來過邯

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天陵。他日，王夢見

按此趙王矯五國之失。

補方苞曰：既曰娃，贏又曰孟姚者，廣因王夢中歌曰：曾無我贏，故特名其女曰贏，而實非贏姓，故仍著其實曰孟姚也。

補方苞曰：無窮門名趙襄子所建也。

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煢煢兮，顏若蒼之榮。蔡母遂曰：陵苕之草，其華紫，○正義曰：苕音條。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按：命名也。贏姓贏也。言世衆名其美好，曾無我好贏也。重言

而內其女娃贏。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

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本戰國時趙

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臍，音亡丁反。趙王

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

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

地，至於房子。正義曰：趙州縣也。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正

側之山名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



增季廷機曰文最  
岩宏監鐵論本此  
增又曰武靈胡服  
之意與漢高漸冠  
之意同  
增陸深曰詞藻爛  
然可誦然不足法  
也六朝人不善學  
之故流為對偶之  
病而文無氣矣

按龍戰國策作  
窮

按鮑彪云卒世  
猶舉世言舉世  
無能察此

障淦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正義曰即  
林胡也於往而功未遂。

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正義曰地理志云趙分晉北有信都中山又得郡之高  
陽鄆州鄉東有清河之間又得渤海郡東平舒等七縣

在河以北故  
言北有燕東有胡。正義曰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即東胡  
烏丸之地服處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也西有林胡。

樓煩秦韓之邊。正義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離石蘭等七國時  
趙已邊也秦隔河也晉洛潞澤等州皆七國時韓地為並趙西境也

而無彊兵之救。是亾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

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

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

益主之業。正義曰寵賢寵也通達理也凡為人臣有孝悌長幼順明  
之節制者得賢寵也有補民益主之功業者為達理也此兩者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正義曰  
卒子律

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厚重也往古  
謂趙簡子襄子也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正義曰負留也言古周公孔子留衣冠禮義  
之俗今變為胡服是負留風俗之譴累也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正義曰言世有獨計智之思慮  
者必任隱逸放慢之民怨望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

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

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祖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

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

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

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

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作元  
庚元始也夷平也今寡

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

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

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正義曰鄭云止  
至也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按出猶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

父之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

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祖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

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

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

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

增補史記平林

增補史記平林

增補史記平林

增補史記平林

增補史記平林

增補史記平林

增補史記平林

趙世家

十三

鳳文官藏



評點史記卷四十三

丁貴所謂行法自近始也

董份曰謁之句

唐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

按鮑彪云越即漢東甌閩

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  
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  
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  
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初而徇齊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交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越之民也索隱曰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甌越○正義曰按屬南越故言甌越也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為駱越秦時曰西甌文身斷髮避龍則西甌略又在番禺

田汝成曰大吳一作大戎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特而治无常法也  
茅坤曰予揣摩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族臣者曰將以此伐中山郊林胡樓煩也觀其異日胡服西北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覺耳不然武靈王因而招胡地遠近引弓之國於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三

趙世家

十四

官

乙西南越及甌閩皆半姓也世黑齒雕題劉達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本云越半姓也與楚同祖是也却冠林紉徐廣曰戰國策作林緹紉亦緹紉之别名也鉢者秦鍼也古字多假借故作林紉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紉之蠶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無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縣屬定州也與齊中山同之正義曰爾時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故言與齊中山同之須有舟楫之備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二胡秦韓之邊索隱曰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



董份曰無舟揖將何以守者反言也變服以備者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唐順之曰趙鞅元恤不列為諸侯故武靈王尚稱簡主裏主不得以子孫加其先世也

李廷機曰騎射之備三句此武靈王變服本意

增許應元曰禮莫大於承先故聞欲繼簡襄之意順先王之志而服從然胡服未嘗不可強國騎射

按淮南子云趙武靈王貝帶鷄鵲而朝趙國化

王世貞曰趙武靈胡夏服而強魏孝

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正義曰係累上音計下力追反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徐廣曰戰國策作紹紹音紹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

文夏胡服而弱雖然軍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求強沙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矣

李廷機曰反古之說皆鈞金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也

董份曰鄣會逢掖偏衣也何以謂之奇服註謬甚所云二奇字皆奇邪之意言服奇志淫則鄣會偏服不奇者豈無一奇邪之行哉蓋當時鄣會之服雖偏而斷斷表亂奇行實多故也

錢福曰商君傳與此多同此所不載者二趙諫詞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紀載與此所錄固不能無混歟然

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鄣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鄣魯好長纓是也而有孔門頗冉之屬豈是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主畧中山地至寧葭索隱曰一作葭葭縣名在中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曰勝州北河北岸也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王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陘又作陘或宜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正義曰與音與陘音荆陘山也在并州陘縣東南十八里然趙希并將伐趙之兵與諸軍同井陘之側其出定州上曲陽縣合軍攻取丹丘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故城在定州曲陽縣西五里按合軍曲陽即上曲陽也以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三 趙世家 十五



商傳文法古簡此在常山正義曰蓋邢攻取丹丘州丹丘縣也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北岳有五別名一曰蘭臺

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辨難之詞亦間其數語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

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固不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鈞金一與羽之

亂舊政者也而史元譏故備論之按習學記言云武靈王胡服經

管天下因於吳茅坤曰太史公到此却點出武靈王雄心之所以然

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

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傳王是為惠

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

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

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

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

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

西河而致其兵二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

起靈壽徐廣曰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

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安陽故城在朔州章素侈心

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八子

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

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

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

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

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

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

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

補方苞曰方始也從屬也若是襄子已取代而隔於中山道不通故十九

年主父北略地中山至於房子遂之代今滅中山起靈壽則北地始屬於

代而道大通矣唐順之曰亂亡之國往往中此情弊



按此即里克荀息之言

楊誠齋曰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

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入，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正義曰：肥義報李兌云：必盡傳何為王，不可懼章及田不禮而生異心。使死者復更變生，并見在生者，並見傳王無變令我不愧之若荀息也。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高信也。○正義曰：上音甲也。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

非令典也。魏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子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子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自古未有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際開，開者不可復合，際者不可復全也。

楊慎曰：趙主父沙丘之禍，既已詳敘。

增補史記平水

卷四十三

趙世家

十七

官職

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竊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為臣，誣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正義曰：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索隱曰：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亦作聞字者非也。燕周及孔衍皆作閉之開，謂藏也。○正義曰：謂不責其反叛之罪，容其入宮閉藏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秦母遂曰：蔽爵子也。○索隱曰：生受哺者謂之穀。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主父定死，乃發喪。趙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



顧末而於其後又括其要而論之亦一例也  
變約言曰以主父之賢乃以私孽死故太史公深惜之

趙張洲曰蘇厲止趙伐齊不首言齊

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荷  
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  
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 主父死惠文王立立

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 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正義曰行唐

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魚關下正義曰劉伯莊云益在南

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

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梗陽城也○索隱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

攻齊公王死索隱曰蓋吳姓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

齊取靈丘索隱曰年表及韓魏等系家五國攻齊在明年然此下文十五 與秦會中

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陽故縣在汾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

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

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

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

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王圖之今足

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

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王

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以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餽天下恐

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

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索

與六國分其利也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

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以三川正義曰河南

魏以晉國正義曰河北之 市朝未寢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

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正義曰沙丘邢州也鉅鹿冀州也齊北界貝州也歛減也言

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三百里趙國在

趙世家

增補史記年表

卷四十三

十八

官

職

增補史記年表

卷四十三

十八

官

職

增補史記年表

卷四十三

十八

官

職



評點 史記 卷四十三 燕世家 三

記云打者打敵之  
關非關名也  
張洲曰此段言  
秦之害以見秦之  
不可與是以害傷  
之為不當伐齊之  
根本  
歸有光曰此雖  
以秦之禍趙劫之  
然天下大勢亦至  
於此非若橫人徒  
以虛聲喝諸侯  
者

補方苞曰屬行相  
屬而起兵也齊策  
使犀首屬行而攻  
趙  
光緒曰後志金  
城臨卷有崑山  
正義云崑岡在  
於國東北出  
玉按武帝以于  
闐山出玉故號

中間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

之上郡正義曰鄴延等州也也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

上黨正義曰秦上黨郡今澤潞儀沁等四州之地兼相州之半韓總有之至七國時趙得儀

勾注山之南秦以三郡攻趙之澤潞則勾注之南趙無地然正義曰太行山坂

秦始皇置上黨郡此言之者太史公却引前書也他皆倣此道名南屬懷州北

屬澤州勾注之南正義曰勾注山非王有已踰勾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

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正義曰言秦踰勾注山斬常山而守之西北代馬胡

似狐而小 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

也正義曰以趙王為事天下屬行以謀王也正義曰上音燭下胡郎反言秦欲令

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正義曰謂秦齊韓魏

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正義曰齊王以身西兵以禁疆秦秦廢

帝請服正義曰言秦齊相約欲反高平根系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哀王四

根系一作魏系一作平系○正義曰返還也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反至分先俞

於趙徐廣曰一作王公至音胡鼎反○爾雅曰西俞鴈門是也○正義曰至音邢分字誤當

今乃抵臯正義曰謂共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

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

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

遇廉頗將攻齊昔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陽故城一名陽城在并州樂平縣東春秋

別種也樂平縣釋地名云昔陽服國所都也樂平城治縣東昔陽城服姓白狄

城漢治縣城也取之杜預曰樂平治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正義曰

城五十五里七國時魏邑漢郡會城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

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正義曰地理志云石城北平有石城縣括地志云石

之衛東陽決河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東陽故城在貝州歷亭縣界按東陽先屬

衛東陽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再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

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

玉所出曰崑崙  
趙漢洲曰此段言  
齊之兵力足以制  
秦而庇趙以見齊  
之當與是以利誘  
之正言齊不當伐  
光緒曰二必字  
與不敢自必相  
呼應更與上文  
必出於此必至  
於此二必字照  
看利害自明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三 趙世家 十九 鳳文館藏



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涇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渭城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按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南。二十二年大疫置八公子丹為太子。

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正義曰音祈傳云伐齊幾魏拔之又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及攻魏幾按幾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

間也。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魏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

房子。徐廣曰屬齊郡。○索隱曰燕周趙人為趙將。○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

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正義曰今營州也。○索隱曰蓋

故取也。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陽君也。○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二十九秦韓相攻而圍閼與。正義曰上

音預括地志云閼與聚落今名烏蘇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又儀州順和縣城亦云韓閼與邑二所未詳又有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五十里蓋是也。

趙使趙

罷城北九門大城。正義曰恒州九門縣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

秦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相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

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正義曰長安君者

兵乃出。索隱曰孔衍云長安君惠文后之少子也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

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

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晉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

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東晉云趙惠文王子何者

有奇者。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二十

王維慎曰此一段

敘事如身于其時

者安得不動人且

楊循吉曰左師觸

龍言長安君為質

損去戰國數字便

高

余有丁曰按此是

惠文王后吳姓已

前王父死求說述

是

黃洪憲曰說苑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三

趙世家

二十

鳳文 館藏



忠又二觸龍俱為  
左師亦奇事也  
董份曰不以少子  
不足以發問開端  
最妙  
按婦字春秋俱  
作太后  
語微詞諷諫不激  
不隨卒能有濟宜  
矣  
唐順之曰新侯說  
德宗無廢太子亦  
待此意  
鮑彪曰觸龍諒毅  
從容納說而取成  
功與夫強諫於廷  
怒罵子坐髮上衝  
冠自待必死者力  
少而功倍矣  
許應元曰程子釋  
易納約自備曰左  
師觸龍因其明而  
導之故其聽也如  
響謂張良招四皓  
亦然

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  
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  
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  
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  
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  
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  
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  
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

按戰國策載燕  
太后不肯以少  
子質齊因陳羣  
愛少子之說而  
許與趙太后愛  
少子事相類

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  
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索隱曰子義趙之賢人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  
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乎乎齊

楊慎曰既載左師  
觸龍之言而又載  
子義之論亦一例  
也

安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海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徐廣曰一作人  
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巴名也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蓋是其地也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袷

王維換曰况于子  
言他人之子也予  
字非

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殘也乘飛  
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  
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  
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  
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玉曰人懷吾德何謂無

陸榮曰馮亭嫁禍  
于趙而趙豹識之  
其君臣和之

趙豹虞卿類能言  
之而未為韓趙  
諸國畫百年長計  
者王之不聽姑置  
勿論長平之役不

增補史言行錄

趙世家 二十一

趙世家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使廉頗而使趙括  
卒隆應侯反間之  
計其愚不尤甚于  
聽馮亭之狙詐哉  
人言長平之敗不  
獨馮亭狙詐之罪  
平原君實為之愚  
則曰邯鄲之愚不  
在平原之聽馮亭  
而在趙王之用趙  
括  
趙方苞曰牛田則  
地利盡水通糧則  
輸挽便能蠶食隣  
國者乘上乘戰有  
兼人之勇者衆國  
中上地以予之則  
士皆用命故曰其  
政行不可與為難  
也  
按上乘倍戰皆  
指韓  
陳沂曰君臣同聲  
得禍宜矣孰謂趙  
勝之果賢乎  
鮑彪曰平陽嫁禍

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合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  
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  
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疆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徐廣曰一無是字。○正  
義曰秦蠶食韓氏國中  
斷不通。夫牛耕田種穀。至秋則收之。成熟之義也。水通糧。正義曰秦從渭水漕糧東  
入河洛。軍擊韓上黨也。蠶  
食上乘倍戰者。正義曰乘承證反蠶食桑葉。漸進必盡也。司馬法云百畝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車一乘。七十二人也。上乘天  
下第一也。倍戰力攻也。韓國四  
戰之地。軍士慣習倍於餘國。裂上國之地。正義曰上國秦地也。言韓上黨之地。以列  
為秦國之地。其政已行。趙不可與秦作難  
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  
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正義曰馮  
亭將十七  
邑入趙。若幣帛之  
見遣此大利也。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  
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  
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  
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爾時未合言太守。至漢  
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字也。

之言豈不易曉而  
幸成怒之昏于利  
也。勝禹入而順言  
以濟其欲。不幾于  
一言而喪邦歟。故  
為邦者以遠佞為  
急。  
凌約言曰。戰國策  
中太守凡五言之  
決非衍當時已有  
此稱矣。  
洪邁曰。秦以白起  
易王齧而趙乃以  
括代廉頗。不待于  
戰而勝負之形見  
矣。

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二級。吏民能相安  
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王守  
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王命。不義二矣。賣王地而  
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  
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  
馮劫皆為秦將。相馮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黨記云。馮亭家在壺關城西五里。廉頗  
將軍軍長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三十一里。即白起敗括於長平處。七年廉頗免而趙括  
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  
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在九年  
在九年。武垣  
合傳。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徐廣曰。河間有武垣縣。本屬涿郡。○正義  
曰。武垣此時屬趙。與燕接  
境。故云率燕眾反燕地也。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正義曰括地志云。  
靈丘。蔚州理縣也。八年  
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正義曰魏公子  
傳云。趙王以鄆  
為公子。湯沐邑年表云。九年公子  
無忌救邯鄲。圍在九年。其文錯誤。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一  
義曰。壯字誤。當作城。括地志云。昌城故城在  
冀州信都縣西北五里。此時屬趙。故攻之也。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



信梁軍破之 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也。○正義曰信梁蓋王鮪號也。秦本紀云昭襄王二十五年王鮪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今相州理縣也。年表云韓魏楚救趙新中軍秦兵罷是也。

太子死 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平。○索隱曰趙太子也。史失名。 而秦攻

西周拔之徒父祺出 索隱曰徒父趙大夫名祺。○正義曰趙見秦拔西周故令徒父祺將兵出境也。 十一年城元氏

十二年邯鄲屠燒 徐廣曰屠廐之名音贈也。○索隱曰屠積藜藿之處為火所燒也。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

死 索隱曰年表在十五年。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 索隱曰尉文蓋地名或曰尉官地名或曰尉官。

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

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眾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

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

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將而攻代 索隱曰二人皆燕將姓名。 十六年

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 正義曰襄舉也上也言樂乘功最高也。 十七年假相大將

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

攻燕 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 秦拔我榆次二十七城 徐廣曰在太原。 十九年趙與燕

易土 索隱曰音亦謂與燕換易縣也。 以龍兌 正義曰括地志云北新城故城在易州遂南城縣西南二十里按遂城縣西南二十五里有龍山邢子勵趙記云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不相奪倫蓋謂龍兌也。 汾門 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永樂縣有徐水出廣昌嶺三源奇發同瀉一澗流至北平縣東南歷石門中俗謂之龍門水經其間奔激南出解石城并蓋汾字誤也遂城及永樂安新城縣地也。 臨樂 徐廣曰方城有括地志云臨鄉故城在幽州固安六十七里也。 與燕燕以葛武陽 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 平舒 徐廣曰平舒在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平舒城在蔚州靈丘縣北九十三里也。 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

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 徐廣曰在頓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應劭云繁水之北故曰繁陽也。 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

走廉頗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 徐廣曰一作偃。○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

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正義曰平邑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相州汾陰縣西五十八里。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徐廣曰武遂屬屬魏欲渡黃河作道相通遂不成也。



按世鈞為春平君說秦遣歸春平君春平君者趙太子也

茅坤曰是時從已解而麗煖何以能率趙楚魏燕之師以攻秦

安平。○正義曰：括地志云：易州遂城，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世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正義曰：世鈞，八姓名。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正義曰：輿地志云：平都縣在國東，在今新興郡與陽周縣相近也。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正義曰：按太子即春平君也。城韓皇。二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最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正義曰：饒安，滄州縣也。七國時屬齊，戰國時屬趙。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正義曰：傅音付，抵音邱，趙將姓名。慶舍將東陽。正義曰：屬貝州。河外師守河梁。正義曰：河外，河南岸。魏州地也。河梁，橋也。六年，封長安君以饒。正義曰：即饒陽縣也。東二十里，饒陽故城。漢魏也。明長安是號也。魏與趙鄰。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陽。疑狸字誤。當作陽。也。按趙東界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關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港

凌約言曰：敘事簡明而秦之強趙之弱，將之良否，具見矣。

唐順之曰：太史公論趙世家，獨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宗，以覆益罪。

王丹生悼襄王假偃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論。○索隱曰：徐廣云：王遷無論。今惟此獨稱幽繆王者，蓋秦滅趙之後，人臣竊追諡之。太史公或別有所見而記之也。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敗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二年，秦攻赤麗宜安。正義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恒州豪城縣西南二十里也。李牧率師與戰，肥下。正義曰：云：肥，豐故城在恒州豪城縣西北七里。春秋時肥子國，白狄別種也。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正義曰：上音麥，又音盤，又作蒲。括地志云：蒲吾城在恒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徐廣曰：徐一作徐。北至平陰。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也。臺屋牆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二十步。正義曰：其坼溝見在亦在晉汾二州之界也。六年，大飢，民譎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正義曰：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括地志云：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也。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太史公曰：吾聞馬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



之也太史凡于美  
刺但揭其要者此  
殆一端耳  
吳寬曰足上意以  
見大夫之不能忘  
情於適子而悼衰  
王之變注遷之無  
行足以亡其國  
戒深矣

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匹大夫共立嘉為王王  
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岸賈煇誅韓厥  
立武實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翟犬靈歌處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頗收不用王惡囚虜  
蘇子古史曰趙於戰國強也非大失計未遠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  
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秦長平聽秦之聞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  
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講諸  
疾由此莫肯救趙三失矣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三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之  
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

文王之于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  
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杜預曰畢在長  
安縣西北○正

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  
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

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

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正義曰魏城在  
陝州芮城縣北

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命之太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

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

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

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傳武子名犇系本云畢萬生世季世季  
生武仲州州與犇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

補方苞曰周官諸  
子掌國子之倅宗

增補史記評林



伯掌三族之別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可稱諸子下云今武子襲魏後則此諸子之稱言非適也柳宗元曰僕果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果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為是以害死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今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今河東垣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垣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二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辱楊干索隱曰左傳云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諡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安邑亦與此文同生魏羸羸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云獻子名茶茶莊子之子無魏羸也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

按戰國策云智伯索地於魏桓子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矣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桓子乃予之邑智伯因索蔡卓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于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士鞅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索隱曰系一代簡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傳云魏文侯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桓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



行得而友之自  
吾友子方也君  
臣益親百姓益  
附吾是以得友  
士之功我欲我  
中山吾以武下  
樂羊三年而中  
山為獻于我我  
是以得有武之  
功吾所以不小  
進于此者吾未  
見以智驕我者  
也若得以智驕  
我者豈不及古  
之人乎  
田汝成曰下子夏  
田子方段干不在  
魏文侯時風致不  
同孔子之學行于  
世者僅有此耳  
王維積曰魏在  
春秋為小國秦視  
滅魏若搏豚鼠耳  
然竟文侯之身不  
敢兵魏者則段干  
木在焉文侯嘗欲

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懼而去西攻秦  
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陰水出城在水南郟陽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  
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二十里也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  
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卧反文侯軾于木間也皇甫謚高士傳云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  
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墻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間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  
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  
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身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  
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輿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  
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秦嘗欲伐  
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  
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  
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云也魏文侯謂李克曰  
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  
則璜徐廣曰文侯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

請事焉秦將攻魏  
諫者曰夫魏不可  
攻也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尚可  
以如兵乎秦遂駭  
兵不行夫不就祿  
位非潔乎跡坐高  
談今所居之邦不  
危非才乎故曰干  
木石隱  
淮南子云西門  
豹治鄴原无積粟  
府無儲錢庫无甲  
兵官无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行其縣果若  
人言文侯曰翟璜  
任子治鄴而大亂  
子能道則可不能  
將加誅於子西門  
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伯主富武公國  
富庫今王欲為伯  
王者也臣故積積

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  
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  
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  
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  
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  
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  
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  
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  
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  
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於民君以為不然  
臣請升城鼓之一  
鼓甲兵粟米可立  
具也於是乃升城  
鼓之一鼓民被甲  
括矢操兵弩而出  
再鼓負糞粟而至  
文侯曰罷之西門  
豹曰與民約信非  
一日之積也一舉  
而欺之後不可復  
用也燕嘗侵魏八  
城臣請北擊之以  
復復地遂與秦擊  
燕復地而後反  
陳沂曰惟李克再  
述對文侯之言意  
完而文自鄭重  
按定相雖有五  
然克之所以語  
文侯與文侯之  
所以得於克只  
達視其所舉一  
句  
按新序云孟嘗  
君問于白圭曰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  
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  
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西  
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二十二年伐鄭城  
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  
紀云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  
平城在華州鄭寧秦徐氏云今之華陰是其地也是歲文侯卒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  
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  
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  
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  
也七年伐齊至桑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齊至桑丘九年  
翟敗我于澮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澮使吳

魏文侯名過于  
桓公而功不及  
五伯何也白圭  
曰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敬段  
干木此名之所  
以過于桓公也  
卜相則曰成與  
環此功之所以  
不及五伯也以  
私愛妨公舉在  
職者不堪其事  
故功廢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  
翊之也如相三  
士則王功成豈  
特霸哉  
○王世貞曰春秋  
之罪吳楚也不以  
夷故以王也如秉  
禮而翼周吾將從  
之矣六雄之自王  
則梁惠始也故梁  
惠者魁叛而浮夷  
者也  
按為趙一本作

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在魏州縣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齊威王  
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  
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  
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  
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正義曰中音仲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  
子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徐  
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拜兵以伐魏戰  
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  
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  
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  
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



圍皆不解疑有  
誤 揚慎曰書韓趙伐  
魏既敘其事而斷  
論子後左氏法也

國不分者，一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索隱曰：此蓋古人之言及俗說故云。故曰：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

趙于懷。二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語云：啓有五觀，註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

宋儀臺。徐廣曰：一作義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

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

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

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

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及括地志云：柵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川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

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及括地志云：柵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川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

城塞固陽。正義曰：塞先代及括地志云：柵陽縣，漢舊縣也。在銀川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達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

會等州。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漳，一水，源出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

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

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相魏，其中山後又為趙所滅也。三十年，魏伐

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趙告急齊，齊宣王用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今太子申為上將

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駱案：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

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

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

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

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正義曰：啜，穿悅反。汁，之入反。冀功勳者衆也。

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

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紀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

戰於馬陵，齊大勝。按國策謂彼利太子之攻戰而欲滿其意者衆。

鮑彪曰：此申生伐皇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急之而忍為之，故孟子謂之不仁。

魏世家 五



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患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怠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元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八而合其國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能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齊願臣畜而朝田

趙又敗魏柱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卽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北地也田完世家云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魏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趙韓已擊魏大破之馬陵被南梁在汝州又此傳云太子為上將軍過外黃又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按孫子滅龐涓三日行至馬陵遂殺龐涓龐涓太子申大破魏軍營當如虞喜之說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東北六十里是也然趙韓共擊魏魏國於南梁韓急請救於齊齊師走大梁敗魏馬陵豈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徐說定非也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紀年云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鄆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鄆十月秦將商君詐我將軍邯鄲伐我北鄆王攻衛鞅我師敗遁是也然言三十一年不同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徐廣曰今汝儀驪家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之都也 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二年秦孝公空商君入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 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 劉熙曰叟長老

學許諾遂內魏王而與之趙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楊慎曰此段約孟子之文則拙矣

之稱依皓 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 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 子襄王立 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 徐廣曰今薛縣 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徐廣曰二年伐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 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雕陰故縣在鄆州洛交縣北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圍我焦曲沃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步古號城中東陰故城是也 曲沃 北魏周同姓也曲沃故城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店也 予秦河西之地 正義曰自華州北至同州 六年與秦會應 徐廣曰穎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二十里 秦取我汾陰皮氏焦 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 魏伐楚敗之陘山 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縣西南三十里 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絳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也 城是



按京房易傳云女子化為丈夫為陽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凶一曰男化為女官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二年張儀相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十三州志云古平周縣在汾州界休縣西五十里也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文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韓魏楚趙燕也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邑今屬魏也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索隱曰樗里子居樗里故因號焉走犀首岸門徐廣曰類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索隱曰政魏公子也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齊虜贅子於濮也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伐衛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

夫化為女子蜀王寵之至公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嫁人生二子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洪景盧謂為釋証南渡後有之不信如耳之罷魏兵即削通說武信君矣范今之故術也

余有丁曰按國策是哀王時事太子當是昭王素隱解

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關與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關於連及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南口懷州北口潞州關與故城在潞州及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正義曰釋音釋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釋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釋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隱曰薛公田文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索隱曰昭魚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



楊慎曰先假為說  
梁王之詞俗載而  
于其說梁王也則  
但曰以此告之此  
省文也與前李克  
對翟璜之文異

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  
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  
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  
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  
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  
國事魏欲得丞相重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  
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  
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  
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  
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  
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二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  
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  
州按陽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  
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一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宜函谷徐  
廣曰河渭  
絕一日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索隱曰汲冢紀  
年終於哀王二

按國策迭卯詐  
以鄴事趙今開  
關絕秦秦趙大  
惡趙王恐魏承  
秦之怒割五城  
以合于魏而支  
秦  
鮑彪曰此馮亭上  
黨之事也惠文失  
之于魏孝成失之  
于韓雖所喪敗而  
多寡之差其食而  
不明真父子也

按蘇代戰國策  
作孫臣

十年昭王三年喪  
畢始稱元年也 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  
昭王名邀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  
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  
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索隱曰言卯以  
智詐見重於魏七年  
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  
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  
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  
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  
陽未詳端的所之處也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  
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正義曰  
即王城  
也今河南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  
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一里兵到大梁去  
徐廣曰十 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四年大水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  
索隱曰系本 安釐王名罃 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  
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  
以和徐廣曰  
在修武蘇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楊慎曰用无奈寡人何言有輕重

使欲地者制重使欲重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己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攬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七系及又音妻○正義曰鄆十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臣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臣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琴五文各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

王維楨曰引知氏首末以悟秦王敘述委切警動人心

楊慎曰告君述古人事而以今之事比而斷之如子胥諫吳王引有過氏滅夏后氏之類皆用此法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壑山山海經云懸壑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潰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堪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囚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正義曰安邑在絳州夏縣本魏都絳水可以灌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湧揚波注懸壑壑二十許丈望之極為奇觀矣按引此灌平陽城也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索隱曰按睢字音七余反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今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



評點身言言本 卷四十一 三鳳文館藏

茅坤曰唐睢之說中情事

按戰國策范痤殺死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也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便也又遺其相信陵君書云

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為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太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

按淫言襲趙之欲此有以深中而免之信陵之言于王而免之按无忌戰國策作朱已吳寬曰信陵君說魏王無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可謂先覺之賢者矣茅坤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筆真德秀曰此書于魏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為論事之法揚慎曰伐韓益近秦患一篇主意呂祖謙曰按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亾乎韓亾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索隱曰戰國策亦作鄰字俗本或作鄰非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亾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韓相攻闕與而趙奢破秦軍也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金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從秦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東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鄱陽縣冥音音○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

增補已巳平水 魏世家 二鳳文館藏



按何也以下指次秦之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許應元曰歷陳秦所不敢以明當時諸侯坐失機會黃洪憲曰又字變化

若道河外倍大梁正義曰從河外出自谷關歷同州右蔡左召陵

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

齊矣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魏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

有懷茅邢丘徐廣曰在脩武縣有茅亭邢丘在平泉城坳津以

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字坳津在河北坳音九毀反城坳津以

垣雍徐廣曰成阜榮陽亦屬鄭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有鄭地得

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

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聽使者

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曰隨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

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又云河南縣縣有注城

以至干今徐廣曰林鄉在宛縣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

按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群臣異故惡之論方苞曰言過許而惡安陵氏於秦也隨安陵氏而亡之者隨以兵也

按誅國策作許余有丁曰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南陽也詳此時屬韓

董份曰氣勢激盪按異日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困於秦兵如此

按從林鄉軍言自秦伐林鄉以來以至干今也

中○正義曰括地志云圍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數曰圍田也

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城縣東三里周禮云豫州數曰圍田也

林木正義曰陶曹州

魏世家 鳳文會集



州楚丘縣衛文公都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乎字史記齊閔止作監字關在東平須昌縣北至平監所囚於秦

者山南山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鄆州屬華州以東至魏陝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

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

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

也索隱曰從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

識不聽索隱曰撓音苦孝反謂韓被秦之兵撓擾已經三年云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囚天下

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事王也戰國策謂合從事王也

亦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

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效也謂致故地於趙也○正義曰無忌令魏王速受

與秦伐韓又與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

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

按異日以下直說韓囚則魏受秦之禍必烈也楊慎曰撓之以講謂以柔地撓撓之也

按鴈行言以次進詳韓世家按是故以下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韓以為利

韓上黨於其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水股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

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也出入賦之是魏重

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

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

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

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

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正義曰括地志云魏德故城一名晉鄙城在衛縣西北五十里即公子無忌矯奪晉鄙兵故名魏德

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二十二年無忌歸魏

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

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增謂秦王公孫喜固謂魏相

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行也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

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

於齊韓秦乃止增二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二十四年安釐王卒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斜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流落於外六國垂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又曰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魏國中絕故信陵君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太子增立是為景湑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湑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湑王元

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

曰衛徙野王二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

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陽州十五年景湑王卒。子

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

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此。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

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譙周云以予所聞所謂國之云云者有賢者而不用

索隱述贊曰畢公之苗因國為姓大名始賞盈數自正胤裔繁昌世載忠正揚于就戮智

氏奔命文始建侯武實疆盛大梁東徙長安北偵卯既無功印亦外聘王假削弱虜於秦

政蘇子古史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

劉知幾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子以為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

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于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四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四十四 魏世家 十三 鳳文館藏

巖谷 同校 石川 同校



評點身言言本 卷四十四 鳳文館藏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mostly blank space for text or commentary.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正義曰括地志云韓

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曰韓武子。索隱曰按左氏傳云平

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地城也武子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

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

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桓

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桓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

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武子後三世有韓厥。索隱曰系本云萬生賦伯賦伯從封姓為

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

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

今亾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

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

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鞍。正義曰音安括地

志云故鞍城今俗於是在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

身坤曰三晉中韓為弱而世家所撰次本末亦无可覽

諸處註原上一本有韓字

陸深曰此段敘事簡而該參看趙世家可見

邵寶曰厥知武久矣曷不特言景公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五 韓世家 鳳文館藏



而必待病且卜神  
深哉乎機非智者  
不足以及此乎嘗  
謂聖也并也雷九  
地厥也雷九天雷  
非雷不起雷非時  
不鳴深哉乎機非  
時者不足以及此  
按此世家相傳  
俱言代至為侯  
時則曰立  
按此數語凡六  
七見

按風俗通云韓  
厥因下者之錄

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成季  
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  
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  
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子名起州今在河內是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懷州武德縣本周司寇蘇忿生之州也晉  
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晉頃  
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  
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  
居平陽索隱曰系本作平子名頃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  
在山西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貞子卒子簡  
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索隱  
曰按系本有簡子名不信莊子名庚趙系家亦有簡子名不佞也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  
子名庚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  
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索隱曰武  
子名啓章武子  
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  
本皆作景子名處  
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

陳成卒之功紹  
趙氏之孤建程  
嬰之義為晉名  
卿定天所相其  
四代始與趙魏  
俱得列為諸侯  
矣

光緒曰按戰國  
策云魏之圍邯  
鄲也申不害始  
合於韓王然未  
知王之所欲也  
恐言而未必中  
於王也王問申  
子曰吾誰與而  
可對曰此安危  
之要國家之大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二

鳳文館藏

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  
作武侯也列  
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  
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秦伐  
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  
侯系本無列侯是歲魏  
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  
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在蔚州  
縣也此時屬燕也十年文侯卒子  
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  
年魏武侯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  
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桓公邑哀侯于鄭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  
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  
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也 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正義曰在魏州元  
城縣東南一里五年  
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  
鄭州也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  
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  
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  
黃池徐廣曰  
在平丘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正義曰東周  
河南鞏縣八年申  
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



事也臣請深推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量曰子皆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夫揣摩之術亦施之於君太史公所謂修術行道此可窺其概云

按昭侯不郵民急則于天怒矣是以果不出門宜白能以人事驗天心智哉

君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 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屈宜白楚大夫在魏也 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 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繼舉也徐廣曰時衰一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索隱曰紀年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悼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諡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 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徐廣曰潁川鄆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鄆陵故城是也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徐廣曰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潛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按考要云行者行列也魏世家云投臂于趙請爲天下雁行頗刃蘇秦傳云使弱燕爲雁行而張秦散其後義與化同皆戰國策文也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後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 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微亦同 將西購於秦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意通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索隱曰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 必不爲雁行以來索隱曰言救已已雖隨秦來戰猶德於王故不爲雁行而來言不同心放進也 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



鮑彪曰：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休於其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入。至於非兄，爭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按戰國策云：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貪，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洵韓。索隱曰：洵，從死也。言以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曰：穎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矣。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也。敗楚將屈馬，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于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湮為穰侯，後屬韓，秦昭王取之也。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風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風入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南。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也。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馬。又云：齊宋圍莒，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

按蟣、風國策作幾、風。

余有丁曰：按國策云：請道于南鄭、藍田。

增補口已平水 卷之四十五 韓世家 四 二八



田以入攻楚出兵  
于三川以待公殆  
不令軍于南鄭矣

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曉關俱繞楚北  
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楚矣

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

矣。索隱曰殆不  
合於南鄭。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

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  
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

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

猶俗云張到然戰  
國策作勁勁強也。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

易與公相支也。索隱曰言楚陰知秦不為公  
用亦必易與公相支拒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

施三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言韓戰勝楚則秦與韓駕御於楚

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  
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公不能救也竊

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  
一作康。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徐

曰昭魚楚相國。索隱  
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詐言昭魚來秦欲

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正義曰

存韓之計而後知張儀為秦到  
魏之計不如急以國合於齊楚。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

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正義曰惡鳥或反公孫昧言公仲所惡者張儀也其實

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云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

言之巧下師於殺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

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國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

說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已上十二年並是楚後圍雍氏

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

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蘇代又謂

雍氏故生此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蘇代又謂

秦太后弟芊戎曰。徐廣曰號新城君。○索隱曰芊  
姓戎名秦宜太后余號新城君。公叔伯嬰恐秦楚之

內蟣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谷並是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

重而文。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索隱曰韓求楚更以別人為質以替蟣虱也○

韓求蟣虱入於韓楚不聽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楚王聽入質子

相韓當云楚王不聽入質子於韓承前脫不字耳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為事重明脫不字

楚王聽入質子於韓。索隱曰質  
子蟣虱也。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

增補史記平水

卷四十五

韓世家

五

鳳文館藏

鮑彪曰先已所見  
後儀之故智徐註  
以為儀在之日而  
云非也

按此言雖合齊  
楚圖國事耳秦  
无辭怨之

按此言楚不主  
蟣虱則必入質  
以此卜之

按此韓皆指公  
叔伯嬰為言



茅坤曰時從人已散魏齊及韓何以有此

西周一不作周

按陳筮將變而從之語所以

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正義曰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

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及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十年

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

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西周間二十一年使暴載救魏正義曰魏音指為秦所敗載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正義曰司馬彪

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

穰侯不敢不救也故能八日而兵至

變而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

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涇城汾旁正義曰涇音刑秦拔涇城於汾水之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我上黨郡守以上黨

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殺馬服子卒四

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陽城○正義曰

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

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正義曰亡在秦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

白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增補史記平本

卷四十五

韓世家

六

史記卷四十五

韓世家

司馬光曰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矣奉法之謹賞不加无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  
劉辰翁曰獨重韓厥是也韓有土乃厥起之  
趙恒曰言韓氏本嘗有大功德於晉而能與趙魏有



士十餘世者以其有成義之陰德也成程嬰之義句重二人之義精貫天地矣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

史記評林卷之四十五 終

巖谷脩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